

毛詩正義

冊六

毛身正集



唯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  
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宋共爲宋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  
後於宋明帝堯之後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域在禹貢豫  
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外方東不及明音孟豬然則外方明皆豫  
州云導其澤被盟豬又曰熊耳西方至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皆豫  
豫州之屬鄭宋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鄭居檜地  
在豫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豬野是陳境內明不尙書作盟豬故無名山澤明豬猶  
商譜稱宋在西及豫州明豬是豫州境內明不尙書作盟豬故無名山澤明豬猶  
屬豫州陳在西及豫州明豬是豫州境內明不尙書作盟豬故無名山澤明豬猶  
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武王姬封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樂  
樂民俗化而爲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武王姬封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樂  
女大姬婦人尊貴有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  
娑於粉棚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有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  
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曰陳明之爲無子者蓋大姬故言無子若以大姬無子而左傳信子  
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爲無子者蓋大姬故言無子若以大姬無子而左傳信子  
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淫荒所爲無度巫是總名而故漢書陳之變好巫作矣○五世至幽  
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巫是總名而故漢書陳之變好巫作矣○五世至幽  
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皋羊立卒申公爲五世也世爲孝公  
卒子慎公圍戎立卒子幽公寧侯立卒弟相公皋羊立卒申公爲五世也世爲孝公  
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亂是政  
衰也東門之粉云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亂是政  
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傷公孝立卒子武  
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彘立卒子文公圉立卒子長子桓公鮑立卒子武  
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之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  
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蔡大子爲免之殺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忤白共令

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  
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十四年卒  
子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  
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  
亂文公子殺陳侯莊二十二年代之則是陳厲公自殺免非蔡人為之殺也桓  
云蔡人殺陳侯莊二十二年代之則是陳厲公自殺免非蔡人為之殺也桓  
殺佗人殺陳侯莊二十二年代之則是陳厲公自殺免非蔡人為之殺也桓  
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  
陳佗淫於蔡人蔡人稱躍為利公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  
六年世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序躍  
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然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公傷  
幽公為幽公詩矣衡門防有鵲巢云東門之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為宣公詩也  
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東門之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為宣公詩也  
林澤陂序云皆以此而知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宛丘郭阮反爾雅云宛丘三章

無度焉○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  
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翱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

好色俱是荒廢故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惡經之所陳即是大夫  
之事由君身為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惡經之所陳即是大夫

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度量寘之初筵序云二章言其擊  
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寘之初筵序云二章言其擊

與此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者斥幽公也湯蕩也無所不為○湯他即反舊他浪  
同此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者斥幽公也湯蕩也無所不為○湯他即反舊他浪

毛詩注疏 卷之一 國風 陳 一一 中華書局聚

反  
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無洵信也箋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疏兮○毛以

爲子大夫之游蕩兮在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信有淫荒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

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信有淫荒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

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爲此者與相類則亦是大義則同○傳子大至宛

丘○正義曰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義則同○傳子大至宛

常稱故宛子爲大夫序云游蕩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

其中央宛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中央高矣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

爲丘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中央高矣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

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

荒序云中央亂此序取此傳爲說○箋子者至不爲○正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

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昭公明此子止斥幽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

爲言其戲樂之事幽公事皆爲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坎坎擊鼓反無冬無夏

也○傳洵信○正義曰釋詁文爲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坎坎擊鼓反無冬無夏

值其驚羽箋云持也驚者所持以指麾○疏坎其至驚羽○毛以爲坎宛然爲聲

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驚鳥羽身而舞也鄭以刺幽公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

持至爲翬○正義曰驚春鉏郭璞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驚鳥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翬

故持之也釋鳥云驚春鉏郭璞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驚鳥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翬

以爲曉離名之曰白驚春鉏郭璞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驚鳥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翬

謂之春鉏遠東樂浪吳驚縵陸機云驚水鳥也頭翅背上皆有長輪之白鳥齊魯之間

寸頭上毛十數枚長尺餘飛翽翽然與衆毛異好赤者舊鼓吹朱驚曲是也然

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驚合省飛翽翽然與衆毛異好赤者舊鼓吹朱驚曲是也然

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盜謂之缶亦作瓷為浪反  
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疏傳盜謂  
正義曰釋器文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盜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  
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蓋之嗟注云良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  
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為缶也案坎  
卦六四樽酒簋式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  
星之形似簋式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卦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  
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  
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以汲用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  
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  
之瓦盆也無冬無夏值其鷺翮音翮又音陶疏曰舞者所以自蔽翮彼翮作蘇  
同音義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

市井爾

○枌符云反

疏

東門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續其麻是也義曰男棄其業子

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  
以棄業而後敖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  
白虎通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特也養贍老少特以不置也俗  
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  
十畝為一井因為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  
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畝為井者助依漢書食貨志一井  
毛詩注疏七之一國風陳

八家言二十畝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

於粉棚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東門之粉

宛丘之棚聚粉白榆也相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疏傳粉白至所聚○正義曰

白者名粉郭璞曰粉榆先生葉卻著英皮色白是粉爲白榆也相杼釋子仲之

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葉是國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子仲之

子婆婆其下也○仲陳大夫反說文作嬖音同婆桑何反疏傳子仲至舞也○正

夫氏者以其風俗之敗自上彼行之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顯

其名氏此云子仲猶云彼留之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婆舞也釋訓

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婆舞也釋訓

文李巡曰婆婆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字子仲容婆然○箋之男子○正義曰

序云男子棄業則經之陳有男有女下云續麻穀旦于差南方之原穀善也

是女知此子業則經之陳有男有女下云續麻穀旦于差南方之原穀善也

氏箋云旦明于亦作且王也朝日善明且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

○旦鄭音旦明于亦作且王也朝日善明且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

八家言二十畝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

於粉棚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東門之粉

宛丘之棚聚粉白榆也相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疏傳粉白至所聚○正義曰

白者名粉郭璞曰粉榆先生葉卻著英皮色白是粉爲白榆也相杼釋子仲之

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葉是國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子仲之

子婆婆其下也○仲陳大夫反說文作嬖音同婆桑何反疏傳子仲至舞也○正

夫氏者以其風俗之敗自上彼行之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顯

其名氏此云子仲猶云彼留之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婆舞也釋訓

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容婆然○箋之男子○正義曰

文李巡曰婆婆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字子仲容婆然○箋之男子○正義曰

序云男子棄業則經之陳有男有女下云續麻穀旦于差南方之原穀善也

是女知此子業則經之陳有男有女下云續麻穀旦于差南方之原穀善也

氏箋云旦明于亦作且王也朝日善明且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

○旦鄭音旦明于亦作且王也朝日善明且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

差擇釋詰文佚游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擇刺其以美景廢業者  
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旦善  
言是一國最穀日于逝越以驪邁明逝往驪矣數謂之行也箋云越於驪總也朝旦善  
上之處也  
女合行○驪反視爾如菽貽我握椒說莪莪茅也柳之顏色美如莪茅女交會而相  
乃遺我昌慮反視爾如菽貽我握椒說莪莪茅也柳之顏色美如莪茅女交會而相  
也莪音毗又芳反茅音浮又芳本淫亂之所由○莪祁饒反郭云荊葵疏穀旦  
人即棄其事業假有續者於是美以麻總而行至善明曰可以見往之所會之  
汝則遺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淫視荒故疾之也○鄭義曰逝往驪釋文  
於是男總集合行爲此淫亂餘同○傳逝往至邁行○正義曰逝往驪釋文  
邁行釋文總集合行爲此淫亂餘同○傳逝往至邁行○正義曰逝往驪釋文  
縷也○箋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於至合行○正義曰  
則此亦當然故以驪爲總謂男女總集而合行也○上頌稱驪假無言爲總集之意  
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莪往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  
莪莪茅椒芬香○正義曰莪莪茅葉草文舍人曰莪一名蚘郭璞曰今荊葵  
也似葵紫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疏云莪茅一名荊葵似蕪  
菁華紫綠色○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辭女而言其色美如莪茅之華若交相  
女至所由○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辭女而言其色美如莪茅之華若交相  
說愛故言相也○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辭女而言其色美如莪茅之華若交相  
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之相愛耳  
復會爲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其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門誘進也。掖扶持也。沈云此

古文橫字誘音西愿疏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〇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

詩以誘導扶持〇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云掖臂也傳二五三章皆誘之辭〇箋誘

進也掖扶持〇正義曰誘進釋詁云掖臂也傳二五三章皆誘之辭〇箋誘

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故以掖為扶持也定本誘扶者衡門之下可以

棲遲衡門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遊息也箋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

洋可以樂飢也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喻人君慤愿任用

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〇泌悲位反洋音羊樂本又作藥毛音洛鄭力召反

沈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泌悲位反洋音羊樂本又作藥毛音洛鄭力召反

作京案說文云藥治也療或藥字也則毛疏衡門之下猶樂飢〇毛以爲雖陋衡

止作樂鄭本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觀不游息於其下

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觀不游息於其下

以喻人君不可以樂道忘飢乎此則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與治致政乎觀不游息於其下

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乎此則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與治致政乎觀不游息於其下

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則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與治致政乎觀不游息於其下

洋然飢者可飲之以藥飢以興有德之辭〇鄭注云成德教誘君以任

資臣餘同〇傳衡門至遊息〇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

然則衡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為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字此唯橫木為之言

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〇塾堂字此唯橫木為之言

曰邶國有瑟彼泉水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

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

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  
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  
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是毛讀與鄭異○箋飢者至猶是○正義曰箋以經言泌之  
洋洋可以藥飢則為渴得水則亦小藥故言飢以為韻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  
喻任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藥飢耳而云藥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  
飢者飢久則為渴得水則亦小藥故言飢以為韻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  
取女必齊之姜箋云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  
而巳齊姜姓○魴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  
房取音娶下文同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箋云宋疏姜齊  
宋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作四岳賜姓曰姜宋  
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

三章章四句至君子○正義曰此實刺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

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

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與池也

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與池也

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續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彼美淑姬可與  
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為豆反緝七立反西州人謂續為緝彼美淑姬可與  
晤歌晤遇也箋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疏東門至晤歌○正義  
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續以作衣服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  
子使可脩政以成德教既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迎魚敬  
反下注同  
**疏**  
門東

之楊二章章四句至者○正義曰毛以婚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衆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

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失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東

門之楊其葉祥祥與也祥然威貌言男女失時不速秋冬箋云楊葉反昏以

爲期明星煌煌期期而不至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疏東門至煌煌以

楊葉初生與昏之正時楊葉長大與晚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祥然

而大矣楊葉已大不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與歲之時月已至於春夏矣時節已

晚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復淫風大行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合

爲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明復淫風大行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合

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失時傳祥相違如故舉以刺也鄭以失時而舉

在仲春之後爲異其義則同○傳祥相違如故舉以刺也鄭以失時而舉

楊葉爲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傳祥相違如故舉以刺也鄭以失時而舉

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也○傳祥相違如故舉以刺也鄭以失時而舉

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

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

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

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

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會男女○正義曰箋亦以三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

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春會男女○正義曰箋亦以三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

用仲春也○箋楊葉至之月○正義曰箋亦以三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

楊葉祥三月中者自言○義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

女陰陽其道同類數天道○義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

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

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

毛詩注疏 七之一 國風陳 六 中華書局聚

為昏月其邨風所云自謂及冰洋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  
 別自憑據以為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傳期而不至○正義曰序  
 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煌者男  
 待女至此時不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煌者男  
 此時女至故辨之云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箋親至也傳嫌  
 煌然○正義曰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  
 義女不從夫必為異人之色故云女留他色不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  
 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  
 普貝反又昏以為期明星哲哲○哲哲猶煌煌也  
 蒲貝反又昏以為期明星哲哲○哲哲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佗同徒多反五父也史記以疏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正義曰陳佗身行  
 為厲公殺音試本又作弒同疏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正義曰陳佗身行  
 不長故至於此既立為君此師傳猶在陳佗乃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故作此詩  
 以刺佗欲其去惡傳而為君此師傳猶在陳佗乃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故作此詩  
 義至自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弒君也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佗亂文公子也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  
 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大子免而謂之  
 弒君者以佗再赴是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大子免而謂之  
 序言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則佗於弒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  
 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欲令佗弒君之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  
 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於詩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為君則令佗弒君之惡師也  
 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陳佗之未立為君則令佗弒君之惡師也

未去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與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間希行用生此棘薪

也傳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

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閉音閑睹都魯反又

作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羣臣皆知之箋云其罪惡也陳佗之師傳不善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誅退久也箋云已猶去也誰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

正義曰言墓道之門幽閉由希觀入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既生必得斧乃可

以開析而去之以興陳佗之身不得明由希觀良師之教故有此棘此棘既生必得

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由希觀終不改必至退誅絕故又戒之云汝之

師傳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明退去之乎欲其退誅絕故又戒之云汝之

墓門至析之○正義曰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

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大夫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

離是斯為析義也○箋與者至之罪○正義曰箋以傳陷於經文不解與意故述

興意以申傳也弑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正義曰箋以傳陷於經文不解與意故述

傳相○正義曰序云無良師傳故知夫也夫不為正謂師傳不為傳者正謂此訓云夫

也者以知師人者注云良師傳故知夫也夫不為正謂師傳不為傳者正謂此訓云夫

為傳也師傳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傳相○傳昔久○正義曰昔義曰誰昔也梅柚也鶉

是久遠之事故為久輔相人君故云傳相○傳昔久○正義曰昔義曰誰昔也梅柚也鶉

誰發語辭與傳昔久同也○箋已猶至常然○正義曰誰昔也梅柚也鶉

誰昔也合爾雅俗為誰疑辭也○墓門有梅有鶉萃止也萃集也鶉惡聲之鳥

樹善惡自有徒以鶉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未必

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鶉戶驕反萃徂醉反桷冉鹽反則惡鳥路反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之訊告也○訊又作諄音信徐息悻反告也使工詩訊之是謂訊予

毛詩注疏七之一國風陳

七中華書局聚

不顧顛倒思予箋云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疏**墓門至思子〇正

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性此性善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聲惡梅

亦從而惡矣以興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聲惡梅

來教之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既得我言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於顛倒之師

傳也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〇傳梅

稍至萃集〇正義曰梅柟釋木文鴉惡聲之鳥一名鴉與。巢一名鴉瞻印云為

巢為鴉是也俗說以為鴉即土巢非也陸機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

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鴉鳥是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

隨其時唯鴉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〇傳訊告也〇正義曰釋詁文箋以

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辨之以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至懼

者憂讒人謂為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防有鵲巢邛有旨苕也興也防邑

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己憂讒之事防有鵲巢邛有旨苕也興也防邑

者草也箋云防之人故致此讒邛有美若處勢自然與者喻誰倂予美心焉切切

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邛有美若處勢自然與者喻誰倂予美心焉切切

倂張誑也箋云誰誰人女衆讒人誰倂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切

切然所美謂宣公也〇倂倂留反說文云有靡蔽也予美韓詩作媯音尾媯美

也切都勞反憂**疏**有美若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鳥之巢邛丘之上

也誑九況反**疏**有美若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鳥之巢邛丘之上

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

